

蘇聯文藝叢書

鮑里斯·波列伏依著
陳 鄂 譯

又回家啦

人民書店印行



蘇聯文藝叢書

又 回 家 啦

鮑里斯·波列伏依著

陳 鄂 譯

文 光 書 局 印 行

蘇聯文藝叢書

28

一九五三年二月三版

上海造 6001—9000冊

人民日報印行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總000125 36開 90面 辛4,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風雪在工廠的上空咆哮着。

刺人的雪片，漩渦般狂暴地落在房舍上，蓋滿了天井，噤叫着急馳過這小城的街道，遮蔽了天空和地面。只有憑着不斷傳來比風雪吼聲還高的沉重的隆隆聲，和不時渲染着飄雪的紫色光芒，你才會猜想這並不是一個空無所有的草原，可以猜得出不過在一箭之遙便有一所大工廠，這時人們正在狂風的噤叫中鍛鍊着鋼鐵。

克拉弗迪亞·史利可娃的卡車在雲霧一般的雪中行進着，好像用輪胎摸索着熟悉的道路，車身的兩邊發出噪雜的響聲。車前的燈只劃開了眼前的黑暗。克拉弗迪亞小心翼翼地駕駛着蠕行的車子，手從不離開剎車，而且隔不上一分鐘便擡一次喇叭——可是還是一樣：她撞倒了一個人。

這人忽然從汽車前面的雪堆中出現了。克拉弗迪亞看出他並不在過街，而是若有所思地呆立在路的當中。她急忙使用了手剎車，這時她憎恨這個自找輾死的傻瓜。剎車一聲怪叫，便緊箍住了輪子。但是車子還是朝前一滑，輕輕地碰了他一下，他笨拙地把提

著一隻箱子的手一揚，便閃到車頭後面去，不見了。

克拉弗迪亞從車裏急忙衝出來。她聽不見有甚麼人在呻吟，只有風雪繼續在吼叫，車輪下雪片在席捲着，那個人正從旁邊車下面鑽出來，一言不發。克拉弗迪亞看到那隻小箱子被碰開了。風在吹蕩着一條淡紅色土耳其式毛巾的一端，把一把一把的雪都吹進箱子裏去。不遠的地上放着一個肥皂盒，雪裏閃爍着一瓶修面膏；特別引起她注意的是，一隻老式的鏤鏤的鬧鐘，鐘頂上還有一個鈴鐺，鐘在那邊一秒一秒地敲出愉快的聲音。

「很好嗎？傷着你自己甚麼地方了嗎？我可是揪了喇叭的，說實話，我真的是揪了喇叭！」克拉弗迪亞窘迫地問道。

這位陌生人連看都不看她一眼，便叫道：

「跟你有甚麼關係？你有甚麼好解釋的？」

在汽車燈光的照耀和漫天的大雪中，立在克拉弗迪亞面前的是一個寬肩膀，不太高的人，身上罩着軍官的大衣，雖然不算新了，但縫製得很講究。在紛飛的雪中，她無從辨認出他的面孔，但是以女子的一雙慧眼，她注意到他肩上有曾經釘着肩章的地方，現在只留下痕跡了。他的軍帽上也遺下一個軍徽的痕跡。他不威脅她，也不罵人，也不要看

她的駕駛証。她原來對這陌生人的憎恨——因為他可能藉這個無辜的事故破壞她的駕駛名譽——這時已化成爲有些類似感激的情感。

她幫助他撿拾散在地上的東西，免得被雪埋沒起來，又把箱子裏的雪搖出來。

「你是個外鄉人吧？迷了路嗎？我可不可以幫你一點忙？」

「好吧！」這人若無其事地同意了，提起箱子就爬上了汽車。

「你要我帶你到那裏去？」

「我正不明白這點。我在這城裏出生、長大，可是現在我好像根本就不認得它了。

跑到旅館去，旅館連影子都沒有啦！剩下的只是他媽的一塊空地。然後我想我去試試工廠的招待所，看老交情的面上也該給我住下吧——可是一看，現在改成辦公處了，舊辦公處燒壞了……又刮風下雪！」

「不錯，納粹們可把這城糟蹋壞了，」克拉弗迪亞同意道。忽然她感到同情這個無家可歸的可憐外鄉人，便接下去說：「你不妨今晚住在我那裏。」說完了，她又發起愁來。「不過我頂好先告訴你我們的情形，因為納粹來過這裏——我們只有一間小房子……」

「沒關係。」外鄉人木然地回答道。從他的聲調中，克拉弗迪亞知道他不在乎今晚睡在甚麼地方。

車子開了。克拉弗迪亞唯恐再碰倒甚麼人，注視着前面白茫茫的一片，甚至兩眼都痛了。這位陌生人坐在那裏，好像在打盹。走到家裏去的一路上，他一句話都沒說。克拉弗迪亞把他帶到自己的屋子裏，他看也不看便把箱子豎在一個牆角裏，把大衣和帽子掛到門旁的釘子上，搓了搓冰冷的手，便走到爐子前面，背對着它。「看他一舉一動像是回到了自己家裏似的，」克拉弗迪亞懷疑地想道。「至少該問問把東西放在甚麼地方啊……真是個傻瓜……」

「我去把車子放好。車棚就在一拐彎的地方。回來的時候我給你弄點茶。」她說着，担心地斜瞥了一眼這個立在白瓦火爐旁邊的人。她聽到屋子黑暗角落裏的床上傳來孩子的平勻的呼吸，對他說：「要是小孩子醒來，可別嚇唬他，告訴他我馬上就回來……你爲什麼不坐下？」

陌生人沉默地點頭作答。可是過了一刻鐘她回來的時候，他還是一動不動地立在爐子旁邊。他兩眼半閉着，舉止中好像有些悲哀煩悶的樣子。克拉弗迪亞想叫他不再陷在

這種灰暗的思想裏。她把一把椅子搬到爐子旁邊：

「你坐下，坐在這裏，暖一暖，我就把茶壺放上，我們喝點茶吧……不過……」

「謝謝你。我甚麼都不要。別麻煩了。」

約摸七歲的一個男孩子張着兩臂睡在一張大木床上，他的褲子、襯衣、襪子和上衣整整齊齊地掛在椅子背上，椅子底下規規矩矩地擺着一雙尖頭的氈靴，是修補過幾次了的。其實這樣小心翼翼地安排好衣物，倒更使克拉弗迪亞的屋子顯得寒儉起來。

二

克拉弗迪亞回來的時候，陌生人正端詳着釘在牆上的一張大照像。那上面有四個人立在克林姆宮的牆前面。四個人都高興得像過節似的，都穿著顯然是嶄新的衣服，胸前懸着勞動紅旗獎章。稍微再高一點的地方掛的是一張放大的照像，像是這四個人中的一個——顴骨顯著的一個結結實實的小夥子。

「那是誰？」她的客人帶着奇異的感情問道。

「我的丈夫，喬治·史利可夫，」克拉弗迪亞嘆口氣回答說，一面悲傷地抬起頭來

望着強健清晰的面貌，「一九四二年秋天……在斯大林格勒陣亡的……」

「他軼鐵可真是個能手。又是個道地的音樂家！」陌生人的話頗使她吃了一驚。然後他指着立在那羣人外面的一個矮矮胖胖的人問道：「利西津那裏去了？」

「我想在烏拉爾吧。工廠搬到那裏去了，他又一直都沒回來。你怎麼認得他們的？」

「阿弗寧怎麼樣？」陌生人指着另一個穿着漂亮西裝駝背的人問，那人胸前的小口袋上還露出手帕的角。

「他也在烏拉爾。這夥人都在烏拉爾。跟着工廠疏散到那裏去以後，他們就在那裏生了根。簡直沒有甚麼人回來。這兒都是些新來的……照片上的第四個是潘特萊·卡西莫夫。你也認得他吧？他跟我丈夫一塊兒參軍的。聽說他現在在德國，留在那裏當上了個甚麼司令官。他家裏的人在疏散以後就死了，他要是回到這裏來也太不易了。他鍊鋼鍊得挺好……待人處世也很好。」

「以前是的。」陌生人回答道，他聲調中帶着無盡的痛苦。克拉弗迪亞不禁本能地仔細地看了一眼這個瘦削、深紋的大兵的面孔，一條紫色的傷痕從太陽穴斜劃過額部——她望着，突然間她認出這就是那個圓面孔，目光炯炯，蓬散着一堆頭髮的鍊鋼工

人，在照像上他的一隻手臂還抱着她的丈夫。

她一聲驚叫，兩臂訝然地高舉起來。她的客人臉上有些抖動，但是她不知道這是笑容還是神經質的鬼臉。

「不錯，史利可娃同志，以前他是那樣。講得都對；以前是個蠻不錯的鍊鋼工人，很會待人處世，他也有過一個家庭。以前都有過——現在可就一無所有了。」

正好像某些很嚴謹的人一樣，儘管能把自己的痛苦守口如瓶，守上許多年，可是他倒自動地對這個陌生女子訴說了他對最親密的戰友都保守的秘密。

潘特萊·卡西莫夫的工作本來是可以免服兵役的。可是當敵人接近了他這鄉土的時候，他跟工廠裏的許多別的黨員們一樣，自動參軍了。過了一個月，鍊鋼工人變成了坦克手，在南方參加了戰鬥。初冬的時候他接到過些信，從信裏知道妻子和兩個孩子都隨廠撤退到烏拉爾的一個小地方，這地方小得在地圖上都查不到。他妻子信上說正在建築廠房，而且她和孩子們都很好，不必掛念。不過突然她不寫信來了，有好幾個月都音信杳然。後來——那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圍城裏的時候——廠裏面黨的負責人（中央委員會委派的）的信到了。這信上告訴卡西莫夫說，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已經染傷

寒死了。

好幾天卡西莫夫一句話都不說，好像他已經沒有了說話能力。這時候我們的部隊正在推進，卡西莫夫這一部分無時無刻不在緊張的戰鬥中，漸漸地，進攻引起的狂歡和任務的急迫便磨平了他的痛苦的鋒芒。不過，他的伙伴們注意到卡西莫夫完全變了：原先活潑愉快的小夥子變得沉默憂鬱了。他立刻不再寫信給廠裏的朋友，而且決定等戰爭結束以後決不再回家鄉去。

他的悲傷並沒有妨害到他的行伍生活。他隨着自己這一部分部隊穿越過四個國家，在易北河上結束了戰鬥，這時他已經升為坦克隊的上校了，得過六個勳章和四個受傷色章。

他辦事效率高，人又可靠，待自己待部下很嚴格，而且還有工業上的經驗，所以這城市的司令官便給了他一個新職務，這城是他的坦克營在戰爭的最後一天攻佔的。他立刻同意了，於是鍊鋼工人變成了本城司令官的經濟方面的助手。

他全心全意地從事工作，在司令部的會議上常被提出來做為典型。但是坦克軍官的心情上仍還丟不下鍊鋼工人。現在在這異鄉的河流上勝利禮砲的回

響已經過去了，坦克砲的砲筒也已裝進了砲衣，卡西莫夫一天比一天急待着准假回鄉重度鍊鋼生涯去。

即使在以前，早在戰爭年間，每逢他的部隊攻進一個工業城市，陰沉的雪，空中硫磺的辣味和脚下的鐵渣使他回憶起那熟悉的工廠，他的心便加速了脈動，思想也就飛到烏拉爾那裏的陌生的城市，因為他舊日的伙伴們都在那裏鍊着鋼。然而坦克衝向前去，工廠的烟囱被丟在後面，他若要回到稱心的工作的熱望也就潛伏到戰鬥的熱潮下去了。

可是現在在易北河邊異國的砲火子餘的城鎮裏，回到心愛的工作的渴望又在他心裏以呼嘯奔騰的力量開始了。城鎮中的樹木都剪修得循規蹈矩地，失掉了天然的形態和景觀，房屋千篇一律、單調乏味，他窗前的老式鐘台有尖銳的哥德式線條——一切都自命不凡似的，死板古怪。卡西莫夫覺得憎惡這一切，到處都定不下心來，他滿懷痛疚地渴望着故鄉。

白天的時候忙碌着各式各樣的任務，他便會有一兩個鐘點忘却了這件事。但是異國的黃昏，尤其是禮拜天，似乎特別地長，長得使人厭倦，那時他便無法排遣鄉愁了。每當他的思鄉病太過嚴重的時候，他便換上工作服，步行到城郊的工業區去。這兒的工場

很老了，一點都不像潘特萊·卡西莫夫往日工作過的那個大廠——一排排的高樓大廈排在草原上，散佈得多大方！雖說如此，他仍然還是在各個工廠間，毫不美麗，被煤烟熏黑了的土地上漫步好幾個鐘頭。他常常走過滿佈煤鐵屑的異鄉土地，這使他不禁回憶起孩童的時候，當時那個工廠才在苦艾叢生的小山丘間粗具雛形，他曾經推過滿載磚瓦的手推車。後來他當了工業學校的學徒，曾虔誠地在藍烟繚繞，響聲不絕的敞爐車間裏散步。鮑利卡·德米特利維奇·蘇克霍夫——那個鍊鋼老手喜歡把年青小夥子們聚在一起，訓一頓話：「同志們，一個爐子得要有人陪它跳舞才行。正好像你心愛的一個女孩子一樣，要什麼就得給什麼。一定得哄着它……」於是那好日子又回到他心上來了：曾有那麼一天，卡西莫夫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助手和全小組以及沸騰着鋼鐵的大爐子都熔合在一起，成爲一個有生命的整體，服從着他的意志——那就是他開創全國高速熔鐵紀錄的一天。

還是不想的好！毫無疑問，家鄉早已忘却鍊鋼工人卡西莫夫的名望了！不，不，驅走這些想法吧，拋掉算了。他於是懷着痛苦的心情搖落的寶貴的回憶，回到住所，再穿上戎裝，恢復他的戎馬生活。但是他對往日工作的懷想日益尖銳。他脾氣變得很壞。晚

間他常夢見爐子、鋼鐵閃爍的火舌和燃料發出的殷殷的吼叫。

最後他再也不能忍受了。口頭幾次請求都無效，然後他寫了一封信直接給總司令，請求辭職。難道說國家不是很需要有經驗的鍊鋼工人？城市司令官和卡西莫夫在同一個團隊工作得很久了，他看卡西莫夫已經寢食俱廢，便贊成了他的請求。准許辭職的消息一到，卡西莫夫立即收拾行囊，公家欠他的錢也來不及取，便衝到車站去買車票。他彷彿已經回到了舊日的工廠裏，又和那些老伙伴們、老鍊鋼工人們在一起了。他覺得只要是祖國的空氣便能治愈他的痛苦。

火車好像慢得怕人。差不多到每一個站，卡西莫夫都走出去問到邊界還有多遠。後來，到第一個大城的時候，他忍不住了，便犧牲了火車票，改乘飛機。

旁晚的時候他到了故鄉的小城。這兒早就給他準備好了更多的痛心的消息：在工廠裏和他一塊兒長大的人們，工業學校的同學們，他的朋友們——差不多所有和他共同工作過，以鍊鋼成名的人們都留在烏拉爾了。他們在烏拉爾用自己的手在荊棘叢中建造了一個新廠。工廠的舊址上，利用舊有的破壞了的房舍也正在改建一個新工廠，比舊廠大一倍。外表上很像卡西莫夫消度過不少歲月的那個廠，可是在工作的完全是些新人。到

處，無論是在廠的黨委會裏，辦公室裏，甚至在在工廠報館裏（報紙的名稱還跟舊的一樣），這位退伍軍官，瞧不到一眼熟識的面孔……

「史利可娃同志，你懂了吧，鳥兒回到了舊巢，可是巢變了，住上了一羣別的鳥。」卡西莫夫嘆了一口氣，拿出一根紙烟，想點起來，可是接連劃斷了幾根火柴，於是把紙烟折成幾段，塞回到口袋裏去了。「這樣子看來，我倒不如根本就不回來。甚麼人都不記得我潘特萊·卡西莫夫啦。哼，卡西莫夫那小子，他是誰？他來幹甚麼？」

他又抽出一根紙烟，克拉弗迪亞看見他的手在顫抖。

「你說得對，潘特萊·彼得羅維奇，這兒換的都是新人了。我撤退了回來的時候也有這樣的感覺；我那時懷疑——我是到了家嗎？我屬於這裏，還是算一個外鄉人？雖說也留下了幾個舊人——真的，大半都是些年青人……我想用箱子給你搭一個床鋪，你不見怪嗎？」

她正這樣做的時候，目光不自禁地看了看精神愉快，目光清澈的照像上的鍊鋼工人，然後目光轉到這位神色疲倦，頭髮稀落的中年人。他垂頭喪氣地彎腰看着一杯早已

冷卻了的茶。她嘆了口氣，遮上了燈。

「好了，頂好去睡吧，走了不少路，歇歇吧！我們談天熬夜熬得太久了，明天一早六點鐘我還得送一卷東西到車站去。是個緊急命令。但願我不要睡過了時間。」

卡西莫夫沉默地走到自己箱子前面，取出那隻鏤銀的老鐘，把叫鈴撥在五點三十分上，放在桌上了。它忙碌的的答聲充滿了這間屋子，克拉弗迪亞覺得這樣子倒更舒適些。

「別着急。這鐘走得很準。一分不差地可以叫醒你。」

克拉弗迪亞在脫衣服的時候，卡西莫夫背對着她坐着，若有所思地看着鐘的時針，他說：

「在斯大林格勒瓦礫中撿起的，我聽見它在的答，把它塞到我的防毒面具裏，不知怎的，我回到戰壕裏，這鬼東西還在走，所以我就一直帶到現在——走的聲音很輕快。它使我想起家來。那時候，我想等打完了仗，我就把它擺在老婆的梳粧台上，作爲一個戰爭的紀念品。可是帶了一路，橫跨了歐洲，竟沒有地方放了。我從車站上來，故意繞遠路，好走過我們以前住過的地方——甚麼都沒有了，只是一塊荒地！」

「你怎麼說一塊荒地？人們正在造一排新房子呢。我們每天都用車子運磚頭和金屬

材料到那裏去。」克拉弗迪亞駁道。她一定睡到床上了，因為卡西莫夫聽見她說話的時候床上的彈簧在響。

「也許是的，可是下這麼大雪我看……不管怎麼說，我這個鐘反正沒地方放。」

整五點三十分，鬧鐘把克拉弗迪亞叫醒了。她突然從床上跳下來，起初不知道這個悅耳的不停的鈴聲來自甚麼地方。屋子裏充滿着煙草的辣味。桌子上擺滿了紙烟頭，卡西莫夫還是照老姿勢坐在那裏。紙烟的一個個的烟圈一直轉到天花板上。她爲他準備好的床舖沒有人睡過。

克拉弗迪亞忽然想起了昨天晚上她聽到的一切，她心裏對這個孤零零的無家可歸的人充滿了同情。

三

工廠的新廠長不認得卡西莫夫。但是這位鍊鋼工人往日的聲望仍還留住在這重建的工廠裏，廠長久聞他的大名了。他瞥了一眼卡西莫夫身上的綬帶，便請他就坐，開始詢